



莊子第四卷

駢拇第八

駢

音母

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

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

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

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

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

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歧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

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矜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繫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徇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

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
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
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
爲淫僻之行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齒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音
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

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
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匠人曰我善治不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
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
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
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
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
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
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去規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

居族與萬物益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
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
人蹙蒲結躄悉結為仁蹙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
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
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
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
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
聖人之過也夫馬陸言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
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
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
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而民乃始蹙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
亦聖人之過也

胠篋第十

將為胠祛切篋發也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滕固肩鏑古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
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肩鏑之不固也然
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

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

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

干剖萇弘脍裂紙也及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

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

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

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

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

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

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

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

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
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
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
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
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
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
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王毀珠小盜不
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措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
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
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
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弃規矩
擺斲的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弃仁義而天下之
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
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
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
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
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
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倉美其服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死頸
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
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
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
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
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
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惛與轉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
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
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噍

淳之意淳淳已亂天下矣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滯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滯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哀位居處無常思慮不

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音矯詰卓鷲而後有盜跖魯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滯於色也說聰邪是滯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滯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齟卷儻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
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
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
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
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
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撻人心
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
琢其熟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
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
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
於是乎股無胈音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
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
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
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
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斤鋸制焉
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撻人心故

賢者伏處太山

嵒苦咸

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

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

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

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

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

不爲桎梏

噓交

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

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

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

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

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

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

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

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

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

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

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

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
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
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
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
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
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音泯也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

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
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
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
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
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
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脾雀躍掉
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
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
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无妄朕又何

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
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濛蒙曰亂天
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柰
何鴻蒙曰意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
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女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
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殍頃冥解心釋
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
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
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
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
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
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
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
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
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
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
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

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
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
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
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
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无者天
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
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
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
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
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
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
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
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
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
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
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
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
不察也

莊子第四卷終

莊子第五卷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

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剗心焉无爲爲之之謂天无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夫

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无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詬

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

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

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

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

嗚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

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

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異

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公才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

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

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

之賊也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

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

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

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

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

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

而鷇食鳥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无

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
 帝鄉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
 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
 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
 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
 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
 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
 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
 俛俛直立乎耕而不顧泰初有无无有名一之所

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
 无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
 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緜緜若愚
 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
 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
 寓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
 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
 无耳者衆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其動

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將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旣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遽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勉颺颺詩逆然驚曰勉也汙若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

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溟然第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印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溢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曾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

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
爲也子貢瞞謨官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爲圃者曰子
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
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
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
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
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問
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
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法
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
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
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及於
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
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
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將東之大壑

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怙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髭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

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考音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緝以約其外。內支楹於柴柵外重繆繳。眈眈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拍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

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明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明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明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撲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曰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雖遠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无爲爲常，无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

人貴夫无爲也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

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
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
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
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
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
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
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
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
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
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
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
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
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
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
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
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
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
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

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
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
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
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
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緇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
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
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
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
仁義孔子曰中心物勿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
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
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
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
偈偈_{居謂}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
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
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_顯而不敢息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
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
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

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
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
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
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頰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
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
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夫子曰夫
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
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
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
下奮楹音楹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

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
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
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
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
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
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
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

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

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滂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

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
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
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
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
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
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
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
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
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比門成問於黃帝曰
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
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也
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
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
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
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
其聲蟄蟄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
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
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
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

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
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
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
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
形充空虚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
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
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
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
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

有歟

列子

卷之八

其聲視之不見

其

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
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
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
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
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
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
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
且數昧瞢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

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煖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煖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者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无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无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虻嗜_好盍_盍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搃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

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
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
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
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
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
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徵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
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
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
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
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
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
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
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並所戒反而民不非也舜之
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
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
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
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

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
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
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虜蠱之尾鮮規之獸莫
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
无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
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
者七十一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
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
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
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
豈履哉夫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
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无自而
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
之矣烏鵲鵠魚傳沫細要者化有第而兄啼久矣夫
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化
得之矣

莊子第五卷終



